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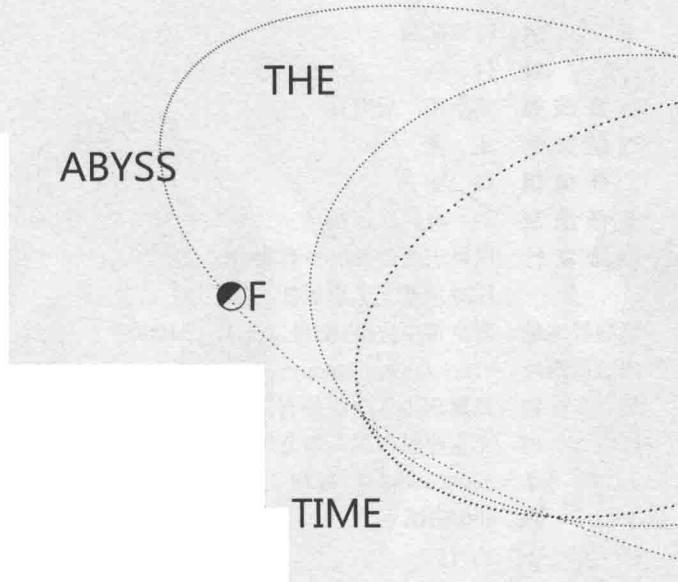
# 时间深渊

付强 著

THE  
ABYSS  
OF  
TIME

# 时间深渊

付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深渊 / 付强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6

(科幻志)

ISBN 978-7-5399-9299-0

I . ①时 ··· II . ①付 ···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2031 号

**书 名** 时间深渊

**作 者** 付 强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王 蒙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299-0

**定 价** 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近几年来科幻小说领域中，除了《三体》之外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严肃文学领域中，科幻小说的地位有了‘水涨船高’之势。合欢的读者会看到它在畅销书中长伴而居，而文艺青年与知识分子们读科幻的比率也在上升”。真正在畅销书榜上能够与严肃文学并驾齐驱的科幻作品，向来就极为稀缺。一本好的科幻作品，其创作过程本身也是一场充满挑战与乐趣的创作经历。而对科幻内心而言，一本好的科幻作品，其创作过程本身也是一场充满挑战与乐趣的创作经历。

## 【序】 理科宅世界中的阴谋与纯爱

夏笳

三维的人类进入高维会发生什么？在《星际穿越》中，进入五维空间的宇航员库珀可以看到任意一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进入四维“气泡”的“蓝色空间号”船员，可以同时看见物体的外观和内部结构。这些脑洞大开的想象都带给我们无比美妙的体验。然而，在《<三体>中的物理学》中，理论物理学家李淼却告诉我们，在四维空间中，氢原子的束缚态不可能存在，因此原子和分子也不可能存在，这意味着三维的人进入四维空间的一瞬间就会灰飞烟灭。

我在读到这个结论的时候，一方面发自内心叹服，另一方面也不禁感到疑惑。正如刘慈欣所说，科幻作家们想要在某个学科领域中假装很专业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这种“专业”只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在真正的专业人士面前则难免显得“很傻很天真”。反过来，如果科幻作家都像专业学者这样较真，岂不是许多故事都讲不下去了？科学的严谨与科幻的脑洞之间，是否有可能取一个平衡，还是注定顾此失彼？

在《时间深渊》中，作者付强身为资深理科宅，野心勃勃地对这个难题发起全方位多角度的挑战，力图以最严谨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最疯狂的故事。小说中，十二位各怀异能的船员踏上宇宙飞船“深渊号”。旅途中，各种匪夷所思的时空异象纷纷出现在飞船上，船员亦接二连三遭遇不测，幸存者必须想方设法解开谜题，找出凶手，同时保全自己，一起逃生。然而，解谜过程却比他们最初想象中要艰难千百倍。试想一下，如果飞船各个区域时间流速不同，那么该如何判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如果凶手能够随意前往过去或未来，又如何能够预测他/她的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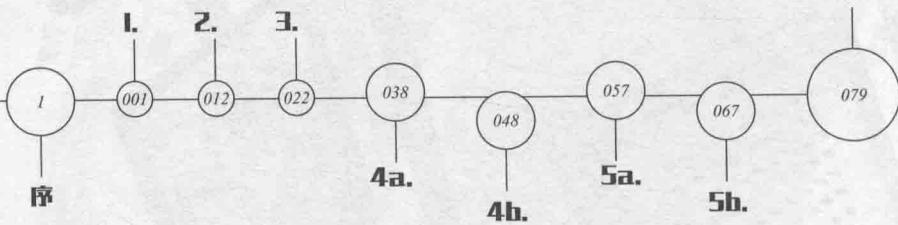
如果人们可以看到来自平行宇宙的“鬼魂”，那么A宇宙中发生的事件又会如何影响B宇宙？如果船员中除了技术宅之外还有超能力者，那么“念动力”与科学之间的对战又将结果如何？如果各种物理定律都可以用作杀人道具，那么学识渊博的高智商侦探是否有能力勘破真相？如果时间与空间本是一张精心织就的蛛网，那么发生在其他时间节点、其他星球上的故事，又与“深渊号”船员们的命运之间有着怎样的羁绊？随着情节推进，旧的谜团解开，新的谜团不断出现。而每当看似山穷水尽之时，作者都会借主人公之口，给出深思熟虑的解释，令人一次次忍不住要喊：“什么鬼？！”又一次次惊呼：“什么？这样居然也能讲得通？！”

在阅读过程中，我会不时想起一些以烧脑而著称的科幻片，譬如《时空罪恶》（Los Cronocrímenes, 2008）、《恐怖游轮》（Triangle, 2009）、《源代码》（Source Code, 2011）《彗星来的那一夜》（Coherence, 2013）、《定时拍摄》（Time Lapse, 2014）等等。如果说这些故事主要是在一种科幻设定（譬如时空穿梭或者平行宇宙）之上建立起复杂的叙事结构，那么《时间深渊》则在科幻设定层面加入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意。以故事中的“逆时区”为例，如果有一个时间流向与正常时空相反的空间，那么人类进入这样的空间会发生什么？仅仅是时光倒转、返老还童吗？在小说中，作者借笔下人物之口告诉我们，时间箭头反向会改变三条基本物理定律，分别是熵增加原理、CPT对称和扩散波。这意味着“逆时区”将会是一个物理定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在那里亦无法生存。我读到这个结论时，同样忍不住叹服，而更叹服的则是小说主人公在探明这一原理之后，如何巧妙地将“逆时区”当做一个机关道具反复利用，最终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却这些烧脑元素之外，《时间深渊》读起来其实很有日系轻小说的感觉，或者说很像一个游戏脚本。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与故事，同时也不乏各种“杀必死”（服务向）的宅元素。废柴与女神，大叔与萝莉，机枪与剑术，纯爱与羁绊，阴谋与拯救，虐心与黑暗。可以说一个宅男的全部幻想几乎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这样的故事很适合雨夜里读，想象遥远时空里一些人物的离奇命运，想象在我们所熟悉的平凡世界之外，还有多少天马行空的可能性。这不正是科幻小说能够带给我们的最美妙的体验之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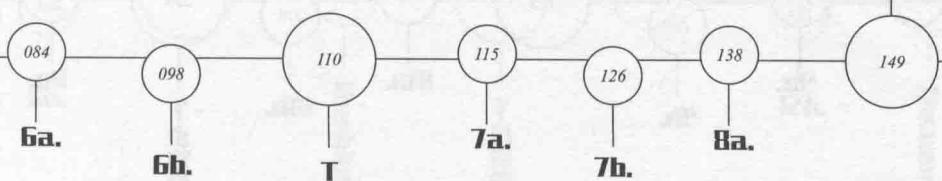
## 目 录

T小姐的檔案記錄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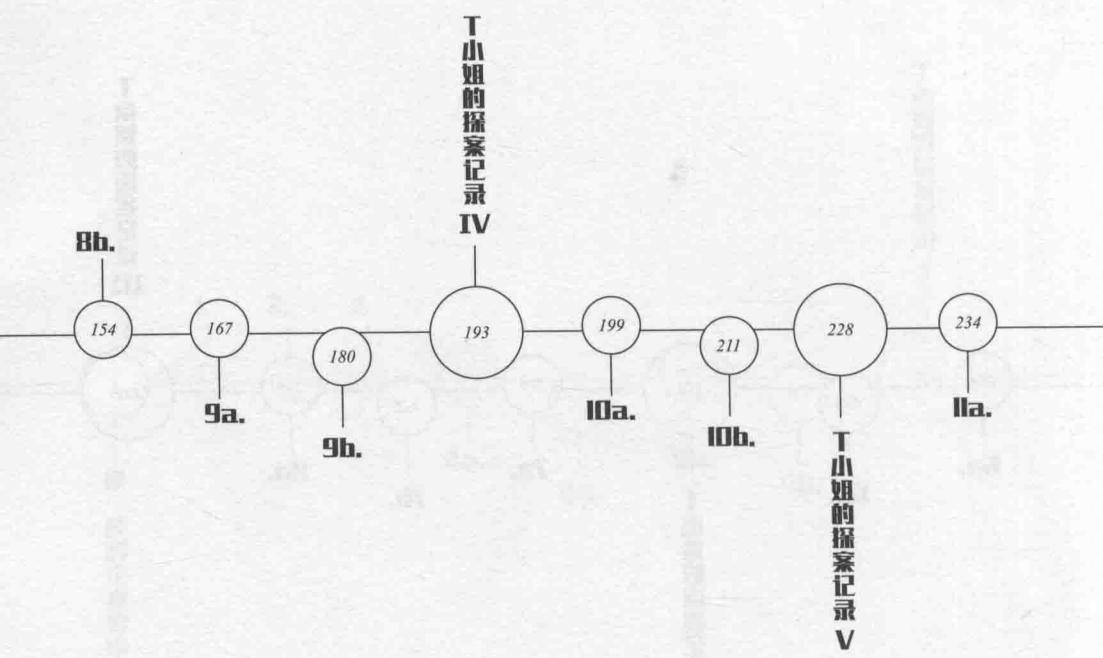


理科宅世界中的阴谋与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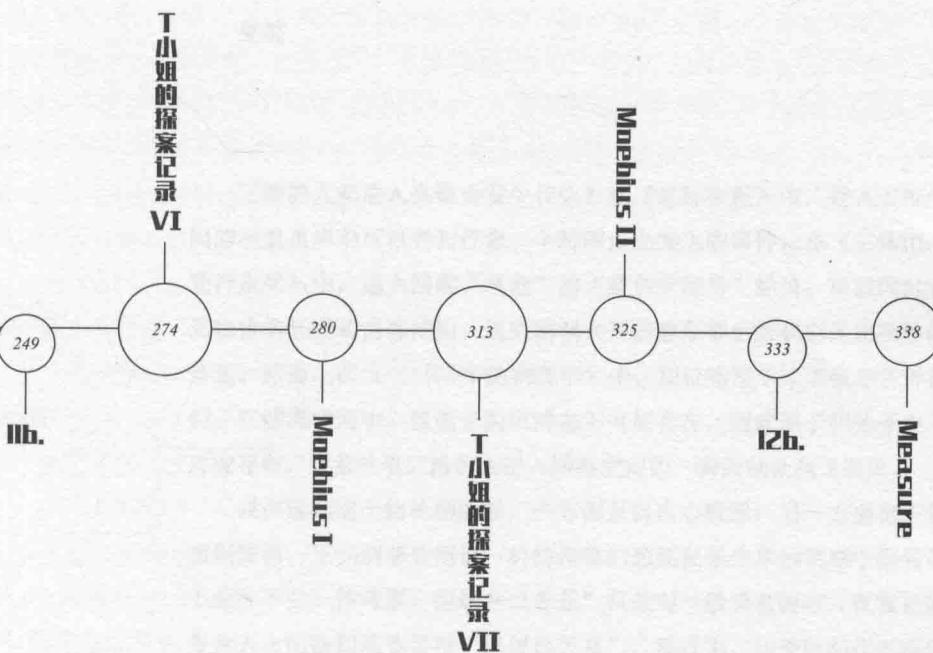
T小姐的探案记录 III



T小姐的探案记录 II



〔序〕 球面上的测地线与曲面



## 1.

当好友将“深渊号”的船票拍到罗星面前时，他正坐在图书馆文学区的借阅台前，专心致志地将《塞拉菲尼亚抄本》和《山海经》中的插图临摹到一起。他真的不想承认这个穿着实验服招摇过市的家伙是自己多年来的挚友，特别是在公共场合。

“终于等到了！”芮汐兆难掩激动的神情，“明天政府会派人来进行最后的面试，下午四点。”

罗星瞥了他一眼，视线停留在白大褂腹部处一片暗红的色斑上。

“来大姨妈了？”

“罗丹明B。”芮汐兆低头看了看，若无其事地说道，“昨天的教授会上和生物系的白痴们吵了起来，不知哪个蠢货丢了一瓶过来。”

“你没有还手？”

“我们物理系的人向来宽宏大量，要知道那时我的兜里恰好有一瓶氢氟酸。”

说罢，抬手将船票贴在罗星脸上。

“深渊号”是一艘远距离移民船，任务是将优秀的人才输送到遥远的殖民行星，参与新生态的建设。早期移民如果能够坚持到生态圈建成，往往能得到丰厚的报偿，并在殖民行星上占据大量的资源。虽然是个苦差事，但申请者依旧络绎不绝。政府的审核十分严格，但总结起来无非两个条件：年轻，有一技之长。罗星和芮汐兆都可谓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但与用了三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并成了P大年轻教授的好友不同，罗星的理想只是每天能够懒洋洋地看书。在那颗遥远的殖民行星上，可没有图书馆安逸的午后阳光等着他。

一年前，芮汐兆在酒吧提起了“深渊号”在招募志愿者的事情。当时罗星的眼中只有那杯湛蓝的玛格丽特，以及今天该由谁来结账。没承想三天后他便被告知，已经有人替他填好了所有的申请。他百思不得其解，那个老学究从哪里搞来了他的身份ID、指纹和虹膜信息；甚至连DNA数据库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并提交。在他孜孜不倦的盘问下，损友终于吐露了真相：

“那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用便携式设备采集了你的指纹和虹膜，还顺便薅走了几根头发。为了给你的DNA测序，老子可是支付了一大笔科研经费！不过不用谢，那晚结账的钱来自你的钱包。”

罗星搞不懂这个以费米和费曼为人生目标、手机屏保是朗道、追女孩子送吉米多维奇习题集的家伙为何对这次移民情有独钟，更懒得去管；但现在看来，他不得不和这个自作多情的浑蛋做个了断了。

“祝你一路顺风。如果在那边发了财，千万别忘了老朋友。那次请客的钱就算作我的原始股好了。”他将船票塞回了白大褂的衣兜，视线转移回速写本上。

芮汐兆双手拄在桌面上，左右张望了一番，确定没有人偷听后，凑到了罗星的耳旁：“知道我为何一定要去吗？”

罗星装作没有听到，不紧不慢的在刑天的胸部画上眼睛。

“因为她已经在船上了。”

这句话的音量甚至难以惊醒睡眠中的蚊子，可罗星却如同被咒语操作的木偶一般，触电似的站了起来。他将座椅踢向一旁，完全不顾阅览室内禁止喧哗的要求，对着在一旁整理书籍的主管大喊：

“王姐，我今天请假……不，我要辞职！”

他必须为明天的面试，以及不久后的登船做好准备。

应付联邦的面试官并不困难，你只需证明自己的能力，并表明对人类的忠心即可。送走例行公事的面试官后，罗星将随身的衣物塞进了行李箱，并将海量的图书数据下载到电子书中。虽然缺少了纸质书那温润的触感和淡淡的墨香，但为了旅行方便，也只得将就了。打理完毕后，他环视着布置简单但井然有序的公寓，心中思索着在陌生的星球上能否找到如此舒适的住所。

没关系的，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他都能够忍耐，因为韩雪在那里。

那是一个夏夜，罗星刚刚入学。结束了一天并不轻松的课程，他决定在休息前慢跑，以便让大脑摄入充足的氧气。校园内灯光昏暗，罗星擦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卿卿我我的情侣，径直跑向了湖边。那里有他最喜爱的景致，水波将灯光打散成金色的鳞片，细心聆听，还能听到流水的潺潺和树叶的沙沙声。

然而那一天，他看到了别样的风景：一位身材娇小的少女，身着一袭纯白的纱裙，站在一棵柳树旁，出神地望着湖面。微风拂过她齐颈的短发，她连忙用纤细的手指将刘海拨向脑后。那一瞬间，罗星仿佛看到了爱，某种绝对的爱。不由自主地，他上前打了招呼：

“你好……在看风景吗？”

“哎？我吗？”少女吃了一惊，将细嫩的双臂抱在胸前四下张望，仿佛不敢相信眼前

的男同学在对自己说话。

“不好意思，看到你一个人在湖边，忍不住便……”罗星为自己唐突的行为感到尴尬，他低下头去，难为情地偷偷看着少女。少女的脸颊上泛出一丝潮红，继而她伸出洁白的手臂，嘴角露出温暖的微笑：

“谢谢你，罗星同学！”

之后罗星得知，少女叫韩雪，是和他同届的物理系的同学。韩雪一眼便认出了他，而他却被韩雪婀娜的身姿吸引，以为看到了湖中的精灵。韩雪是个内向的女孩儿，那天两人在湖边不过聊了十分钟，她的脸颊却始终红得像个苹果。那是罗星人生中最美妙的十分钟，白衣少女的笑容仿佛太阳一般温暖，声线如同泉水一般甘甜，双眸好似水晶一般透彻。

他对韩雪一见钟情。

罗星将这份爱恋深藏在心中。韩雪在人群中并不是十分耀眼的女子，但罗星却仿佛在她的身上看到了圣洁的光晕，如同天启一般涤荡着他的灵魂。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在初雪降下的那一天向韩雪告白。

那一年的初雪很晚。罗星永远也不会忘记，看到期末考试成绩的那一瞬间，他告白的勇气被打得粉碎。韩雪同时修了物理、化学、电子、计算机和文学系的课程，全部满分。在罗星眼中，她成了伸手不可及的高岭之花。

四年的时间就在浑浑噩噩中过去了。罗星始终注视着韩雪的背影，却从来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就如同她的名字一般，雪花可以飞舞在空中，可以散布在山顶，人们只需欣赏便好；当你伸出手去想要触碰时，那份美丽却会在不知不觉间消融。

毕业聚餐时，罗星喝得很多很多，那是他第一次喝酒。一旁的舞台上，学生自组乐队的吉他和贝斯聒噪着，台下同窗们的呐喊声山呼海啸。可在恍惚之间，罗星却感到世界一下子安静了。神明借助酒精的力量按下了消音键，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以及内心中那个压抑了四年的声音——

如果现在不说，这辈子都将在遗憾中度过。

他踉踉跄跄地爬上了舞台，一把抢过了主唱手中的麦克。台下顿时安静了，同学们瞠目结舌地看着舞台上的醉汉。虽然身体不受控制，罗星却感觉到头脑异常清醒。是的，他并没有喝醉，他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清楚自己应当做什么。面对着上百双疑惑的眼睛，他没有一丝犹豫，用自己都不认识的声线大声说道：

“同学们，物理学中有一类实验，叫作‘示零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零’，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他刻意拉了一个长音，“这并不意味着，示零实验是无意义的。今天在这里，我要用自己积聚了四年的感情，为大家演示一个示零实验——”

他深呼吸一口，用自己平生最大的音量呐喊：

“韩雪！我喜欢你！！”

这次足以载入物理系史册的大胆告白，最终以“示零”的结果告终，一如罗星自己所言。那晚韩雪接到了一个电话，便匆匆忙忙离开了。由于另一个主角的缺席，这次告白注定是没有结果的。罗星至今无法原谅自己，为何要一个人躲去角落喝闷酒，直到酩酊大醉。

聚餐过后，韩雪便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时，她已经成为一家世界知名对冲基金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手中握着五个硕士学位。虽然仍在同一座城市，罗星却感觉他们之间隔了几个光年。

那一夜，罗星交到了酒精这个新朋友。与芮汐兆泡酒吧成为他夜生活的一部分，不醉不归。某夜，酒过三巡，老芮突然用力将高脚杯砸在桌上，恶狠狠地说：

“韩雪这个浑蛋，就这么逃跑了！”

罗星单手撑住精神恍惚的脑袋，语不成句地回应：“别在我面前……提她！”

“喂，老罗，不要以为只有你在意她！”

下一秒钟，几乎要陷入沉睡的男人饿狼一般扑了过来，他用力扯住了好友的衣领，酒杯中剩余的龙舌兰全部洒在了牛仔裤上，柠檬片软趴趴地搭在桌角。每当心情烦闷的时候，他都会点上一杯。

“给我说清楚，你他妈的什么意思！”

芮汐兆将满满一瓶德国黑啤倒在了罗星头上，拍了拍他发烫的脸，将额头用力地撞在了他的鼻梁上。他一把拎起摇摇欲坠的醉汉，说：

“那个女人可以让你为她去死，可她却让我输了一辈子！”

原来在求学期间，芮汐兆一直将韩雪视为对手，但四年来未尝胜果。毕业后他憋足了力气，准备在博士期间一决高下；可韩雪却用本科四年的时间拿到了五个硕士学位，离开了学术圈。他永远失去了超越韩雪的机会。从韩雪离开的那一刻起，他的失败就此定格。今天的芮汐兆已经成了P大最年轻的教授，取得了傲人的科研成果；然而他的假想敌，自始至终都只有韩雪一个。

酒吧里，两个弱冠之年的老男孩抱头痛哭。

三年后的今天，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新的星球，新的开始。在那里罗星可以抛下过去的幼稚，与韩雪开启全新的恋情；在那里芮汐兆可以忘却过去的失败，同韩雪展开全新的较量。两个男人的人生由于一个女人而迷失，又因为同一个女人找到了方向。

透过夜空，罗星仰望着高悬在同步轨道上的城市空间站。在太阳能光板的反射下，它闪烁着仅次于月亮的光辉。

那颗星上，韩雪在等着他。

轨道电梯的加速度折磨着乘客的肌肉和心肺，母星是个任性的妈妈，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开襁褓。渐渐地，大气层褪去了蔚蓝的幕布，宇宙将幕后的深邃与黑暗毫无保留地

展现出来。

离开大气圈后，加速度带来的压迫感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身体渐渐轻飘起来。地球的引力随着位移的平方迅速衰减，两侧的天际弯曲作一道美丽的弧线。第一次来到太空，罗星难掩激动的心情，他透过高聚物透明窗瞭望着远方，恨不得将头伸出去亲吻星空。

“省省吧，过两天保证你看到腻。”

一旁的芮汐兆正襟危坐，双眉紧锁，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罗星回过头来，看到好友的脸上挂着黑黑的眼袋。

“没休息好吗？又不是旅行前夜的小孩子。”

“我可是个有计划的人，不打无准备之仗。”芮汐兆经过三次尝试，终于将裹着厚重宇航服的双臂挽在了胸前，“老子昨晚通宵未眠，模拟了五种殖民行星的运营模式，制定出21条击败韩雪的策略。”

电梯的速度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突然间，伴随着机械马达的声响，四周的隔热防护层缓缓张了开来。乘客中传来一阵欢呼，电梯的舱体此刻已俨然成为一座全透明的观景台。脚下（即电梯行进的反方向）是蔚蓝的母星，平流层的云朵仿佛棉絮一般；两侧是无尽的星空，宇宙在张开双臂迎接他们；头顶上方如同沙包一般大小，闪烁着五彩光芒的，则是他们此行的目标——同步轨道城市空间站。

空间站在视野中不断扩大，最终覆盖了整个天顶。城市的外部，成百上千部工程机器人在忙碌着城市的扩建及维护作业。它们身上闪烁的LED指示灯在真空的宇宙中格外清晰，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这座城市空间站始建于50年前，现在已经拥有了半个北京城的面积，是人类的首个地外殖民点。顺着领航员的指示，电梯缓缓停靠在接驳站内。

城市内部充斥着由高纯氮和高纯氧混合而成的模拟大气，可以自由呼吸。电梯停稳后，乘客们争先恐后地解开了安全带，卸去笨重的宇航服，在失重环境中七扭八歪地伸展筋骨。空间站并没有提供人工重力，但现代的学校会教授失重状态下的站立和移动的技巧，因此并没有乘客会感到不适。舱门打开后，乘客们井然有序地向外飘去。

提交了相关的身份证明，走出海关——宇宙世纪人类仍旧沿用了这个称谓——后，罗星远远地看到了一条“欢迎Abyss乘客”的红色条幅。手写的汉字歪歪扭扭，好似一群不肯乖乖列队的顽童。

罗星推着昏昏欲睡的芮汐兆，穿过人群走上前去。条幅下站着一位身高足有两米的中年男子，褐色的短发和络腮胡仿佛被海风吹过一般凌乱，深棕色的夹克和破旧的牛仔裤随意地穿在身上。罗星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巨汉便伸出壮硕的手掌，一把握住了罗星：

“来自中国的客人吧，幸会幸会！洒家是舰长弗姆，请多关照！”他的发音虽然有些奇怪，汉语却意外地流利，“洒家”这个自称更是与他的形象相得益彰。

“我是罗星，这位是芮汐兆，请多关照。”罗星有些尴尬地打了招呼。简单的寒暄过

后，舰长说明了日后的行程，并将今晚酒店的钥匙交到罗星手上。临别前，他用力地拍着罗星的后背：

“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将是一次伟大的旅程！”

深渊号提供的免费酒店房间略显简陋，设备倒是一应俱全。这里的床是固定在“地面”上的，被褥通过磁石与床连接，用最原始的方法提供了重力。想必业主考虑到这里的访客大多初到太空，难以适应无重力环境的睡眠吧。芮汐兆似乎对酒店的条件十分满意，把行李丢在一旁，钻进被窝倒头便睡。

简单的洗漱后，罗星感到神清气爽，不知是由于太空中模拟大气异常纯净，还是因为摆脱了重力的束缚。明天一早便要前往港口集合，因此今天是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睹太空都市的风光。这里的气温长年维持在20摄氏度，换上一身清爽的春装后，罗星便离开了酒店。

城市空间站是封闭的半球形结构。穹顶有大约30%的面积是透明的观景窗，其余则是厚重的隔热板。观景窗由特殊的钢化聚合物制成，外部的镀膜能够过滤掉太阳光中99%的紫外线。白天时城市使用自然采光；到了夜晚，穹顶的无数个人造太阳便会被点亮。换言之，这里是一座不夜城。

太空都市的空间比之地面更加寸土寸金，因此除了政府等部门依旧固执地采用地面旧式建筑外，大部分建筑都悬浮在半空，通过细细的碳纤维链条与四周固定。由于是封闭环境，空间站内不允许使用任何有废气排出的交通工具。交通的能源自然是电力，由空间站外部的太阳能采集装置供给。

罗星将目标锁定在了市中心的大型购物广场。这是一座半径达到300米的巨蛋型建筑，球体沿着平行于地面的方向被“切割”成了上百层，好似层状的蛋糕。每一层上都等间隔地排开一串环绕小圆周的窗口，层与层之间则巧妙地错落堆叠着，宛若挂满了饰品的圣诞树。窗口中闪烁出五彩斑斓的灯光，将整座建筑映衬得异常瑰丽。在巨蛋的一侧，挺立着一栋高耸的地面式建筑，那里是大型医疗集团“Heart”位于太空中的总部。两座巨型建筑宛若悬浮在太空中的“1”与“0”，是太空都市中不可错过的奇观。

将几枚硬币投入公交站的收费口后，一台小狗般大小、外形椭球的导航机器人便牵引着罗星向购物广场飞去。牵引机器人的速度只有不到20km/h，既不会令乘客感到不适，又可以自由地在空中欣赏城市的景观。它的AI算法经过了特殊优化，能够灵巧地闪避大型交通工具。

大约半小时后，罗星来到了购物中心的入口。商家巧妙地在入口处制造了微弱的负压，顺着气流的方向，即便没有牵引设备，客人也能够轻松地控制方向。穿过一道3米高的屏蔽门，再通过一条长长的、贩卖各种小吃的通道，便来到了建筑核心部位的柱状回廊。这道回廊贯穿了球形建筑的直径，其中难以计数的牵引设备蚂蚁一般工作着，只需输入想去的楼层或商家，它们便可带客人前往。

罗星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他只是悬浮在柱状回廊的正中，享受着太空中的建筑奇观。近在眼前的是奢侈品区域，展柜中随便一件商品便能够将他的钱包榨干；继续向上下两侧延伸，则是望不到尽头的女装区。由于要尽量避免粉尘污染，这里的便装大多由丝绸或无纺布制成；运动装则使用了较为昂贵的碳纤维。更远处的商家罗星的裸眼视力已经难以辨别，仅从其鲜艳的色块判断，大抵是儿童区。

时间缓慢地流逝着。可是就在某一瞬间，一阵清香透过骨髓直接撩拨了罗星的大脑，他的双眼仿佛看到了圣光，双耳仿佛听到了赞歌。他的时间定格在了那一秒钟。

不会错的，是她！罗星用最快的速度转过身去，对着擦肩而过的女性大喊：

“韩雪！”

女性匆匆回首。天使再次降临在罗星面前，她那柔顺的短发在无重力环境中恣意飞舞着，娇小的身体勾勒出动人的曲线，漆黑的双眸闪烁出惊讶的光芒。罗星从未相信过所谓的缘分，但从那一刻起，他信了。世界太过广袤，我们太过渺小，你我之间隔着难以计数的路径和可能性；但是我们偏偏相遇了，人类无法用统计学解释这个概率，便将其定义为缘分，或者奇迹。

“你是……罗星？”韩雪小小的嘴唇颤动着。在确认声音的主人后，她当即松开牵引器，拽住钢索，一下子飘到了罗星面前。“你真的是罗星！”她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笑容。

面对韩雪的兴奋，罗星却显得有些不自然。他偷偷欣赏着思念多年的女子：韩雪穿了一件浅黄色的针织衫，淡褐色的短裙，脚上踏着与短裙同样色调的长靴。经过了短暂的思索，他回应道：

“是我，韩雪。我也来这里了，明天会登上深渊号。”

之后，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内向的韩雪似乎为自己方才的激动感到尴尬，双颊红扑扑的。少顷，罗星打开了话匣子：

“毕业之后……很久没见了呢。”

韩雪低着头，纤细的小腿在空中轻轻摆动着。

“是啊，公司突然要求实习，便与大家不辞而别了。”

“真没想到你会去金融界啊！”

韩雪露出了羞涩的笑容：“我……只是想不停尝试新的东西而已。上学时虽然修了五个专业，但都是浅尝辄止罢了。”

罗星偷偷观察着心上人，当他看到韩雪的手上并没有佩戴戒指时，心中一阵喜悦。但是很快的，喜悦之情便被不安淹没。于是他尝试着问：

“我听说了，你也会登上深渊号。有人和你一起吗？”

“我这种奇怪的女孩子，谁会有耐心陪我啊……”韩雪习惯性地将双臂抱在胸前，“公司被我搞得十分恼火，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提交了辞呈呢！”

我愿意陪你，一直陪着你，无论你去到哪里。罗星在心中呐喊着，但始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真没想到罗星你会选择移民呢。”韩雪继续说道，“印象中你是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

“嗯……很多朋友都已经迈出这一步了嘛。”罗星在心中迅速编制着理由，“已经是宇宙世纪了，总不可能在地面上终老一生吧！”

韩雪看了看腕表，道：“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还要赶时间。”她拍了拍手中的牛皮纸袋，“最后一次为公司整理资料。明天登船后，我们就可以好好叙旧了。”继而，她伸出纤细的手臂，

“明天见，老同学！”

在罗星眼中，韩雪的样子同七年前湖边的白衣少女重合了。他如同信徒一般，虔诚地握住了天使洁白的手掌。送别老同学后，他依旧呆呆望着韩雪渐渐远去的通道，仿佛要将眼前的空间吞噬。许久，他自言自语道：

“她的手表，有些旧了啊。”

他毫不犹豫地向奢侈品区飞去。

“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么不可理喻吗？这就好像给了你一瓶1787年的拉斐，你却用来泡脚；给了你一张吴道子的真迹，你却用来当卫生纸；给了你一艘太空船，你却砸烂了卖废品一样！时隔三年的不期而遇，你居然只是打了个招呼？你身体里每一个原子都在控诉！每一个波函数都在为以你为边条件而脸红！每一个量子态都在向着同一个能级跃迁，那个能级上镌刻着他们主人的名字——傻逼！”

罗星万分懊悔自己为什么要把昨晚的事情讲给芮汐兆听，因为后者比他本人还要激动一万倍。一路上芮汐兆都在口沫横飞地数落着，完全不在意空间站居民诧异的目光。

港口建设在城市空间站的边缘，是一座典型的地面旧式建筑，其方正的外观让人不禁联想起上世纪的火车站。回头望去，穹庐中形状各异的悬浮建筑鳞次栉比，而一墙之隔却是冷寂的太空。

入口处，芮汐兆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左右张望了一番，用生硬的动作整理了西服，并将一枚暗红色的领结别在了领口。将仪容打理完毕后，他自衣兜中掏出一本文件夹。

“你想干什么？”罗星问道。

“当然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了！”老芮的音调一下子升高了八度，声压折磨着罗星的鼓膜，“我要让韩雪那个家伙意识到，自己放弃博士学位是多么肤浅！对，我是博士，是大学教授，我要让她无地自容！这本文件夹中是本人这些年来发表的所有文章，是本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